

慶長庚子自統一宇內。初設力田之科。屢有勸農之詔。其後昇平日久。在牧民職者不能均田賦。平穀價。以復曩時之政者。則上下姑息。各事懦弱。威惠不行。豪民務兼并。利侵漁。姦民事遊俠。逃力役。皆窳偷薄。淪胥於人之骨髓。苟安之政。實不可以療治。捨本逐末。奇技淫巧。半於郡國。使人心日偷。民俗月澆。債食耗損。給費難支。其弊至享保中。窮困殊甚。列國諸司。至於不能統辨公私之衆務。加之松本封土新移之後。會計不當。財用不贍。蓋侯家原受封於參之田原。二連水。元和二年移松本。寬永九年移明石。十六年移

加納。寶永八年移淀。享保十年再移松本。每轉移。費財巨萬。爲之支銷空窟。栢山與藩執政總度支戶田十五郎相議。上疏言便宜。侯納其言。躬先自儉。節縮衣食。減省不急務。禁遏驕奢。勸厲士民。五年於此。而財用粗足。得以不匱。

栢山質性淳實。留情踐履。其教督子弟。常先躬行。後文學。故藩中士致身於高位清職。成就有用之偉器者。前後數人。其薰陶之所資。誘導之所逮。可謂至矣。栢山學術雖主程朱。不甚拘泥之。與伊藤東涯兄弟交驩。又悅其父仁齋所著論孟古義。躬親臚寫之。以資

考援不若今時之人。墨守一家，偏黨其所好，不能知各家之有所長。其器宇之虛襟，可以欽賞。栢山性好書畫。元明以降，名人真蹟，不論高價而購求之。其所收藏，頗多矣。就中朱文公四時讀書行書，文信公楷書，皆絕世之奇品也。蓋好之厚嗜之篤，不論遠邇，與古今輻湊于此，亦是自然之勢也。

江北海以栢山為桂彩叢之門人，載其所著詩史。世皆信之，其實不然。彩叢聞栢山先生喪，女以代薨，露其詩云：白首難披蘿薜衣，憐君世事與心違。天高鴈字雲邊至，秋盡鸞笙月裏歸。遠浦曾傳悲帝子，塵寰何

得駐仙妃。江南孤館殘燈夕，一聽哀音萬事非。桂義樹拜具書，以正繇稱，以先生非其門人，可以知栢山晚年告老卜築一舍，名賜閒亭。自作記其文云：余老矣，懶不堪職，再三乞老，不聽。衰白相仍，恐五嶽之遊不得，或遂也。初，我侯移封之日，竊喜謂松本環城皆山也，宜若起居飲食與山相接矣。既賜第城中，睥睨在前，梁欂在後，山皆為之遮蔽，不甚明暢。纔露寸碧，於城樹翳蔚之間耳。坡翁所謂牆外見半髻者，不虛矣。故欲別卜閒曠之地，而不果。近得一園莊於城東林寺之後，距城僅數百武。心遠地偏，幽人逸士所

先哲言錄
卷之八
宜考槃也。有舊主人。嘗擇勝而面勢。室不盈太。屋上
架樓樓小。而觀大白雲。為藩碧山。為屏。栖遲于此。殆
有年所。一旦幡然。有遊洛志。去而不顧。遂為我有矣。
室不太陋。乃仍舊實。無復拮据之勞。今得與山水之
勝。兼而收之。何其幸也。其初至也。彼幽者忽明。鬱者
忽開。廖廓眇恍。四顧無極。目駭神散。以為山水亦跳
躍奔走。與我俱來。恍然如別製世界。於是登樓彌望。
則層巒重嶺。林立四野。如百千螺髻。羅列于前。秀冶
明晔。紫翠如畫。不遑應接。山容亦閒雅。不甚奇峭。峯
然起乎群山之後。壁立千仞。凌虛嵌空。四時戴雪者。

信越之諸名嶽也。聯嵐含暉。縈青繚白。高低掩映。變
幻逸宕。不可以名狀。下瞰則石川一帶在。近水石相
激。號號乎聲聞于樓上。及其瀰滿。則奔軼浩蕩。裂岸
襄陵。殆不可禦焉。倏爾水落石堆。人皆揭跣。凡信之
川原。多皆在山。如高堂上建。餅近視如瀑。不可以舟
土著之民。多白首。不知舟者。蓋以之故也。自樓至麓。
稻田萬頃。如畫。暮野春雨分秧。秋晴收稼。田婦之饋
食。老農之鼓腹。宛宛一幅。豳風之圖。可坐而玩。可卧
而遊。若夫溫風和暢。烟花如織。爽陽清妍。霜葉似曝。
而月而雪。以至禽魚之飛泳。人物之往來。凡助遊具。

者盡來效于樓內。樓下隙地種蔬。堪以抱甕。屋後有泉。日夜潺湲不已。竹樹駢立。花卉雜生。松菊亦不裁。自存暇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每從一奚。携書。挈榼。家有孫兒。躍然而尾。上樓而嘯。僂欄而吟。有時而書。有時而飲。或坐或步。倦則卧。卧則睡。睡則夢。夢則醒。醒則起。起則歸。烟嵐之氣。猶在襟袖。一日之間。使我蟬脫人間。羽遊物外。可謂不隱而隱。不仙而仙矣。樂哉斯間。可以永日。可以引年。吾願於是乎足。亦何求焉。然得蜀望隴。不能自禁。獨所惜者。信之山水。非信不美。而以其僻地。謝公之屐不到。許子之遊不及。世

之好事者。亦罕探訪。不遺所作。惟雉兔者。葛藟者。狙以為常。易而不顧。雖間有淺嶽之烟。姨山之月。入于國雅。其餘靈區。湮滅乎蒼莽之中。人莫之知者。亦不為少矣。其勝地。因人而顯。安得文心如錦。詞腸如花。而黼黻我山水。追琢吾土壤耶。東都有桂彩巖者。今之詞豪也。余辱師友交也。舊矣。以書告。故許以寄題。不特使山水改舊觀。吾樓亦不待飾而與矣。樓未有名。人或來謀。所以目之。余不應。竊意吾素無負郭之田。又乏買山之資。詎庸得享清福於今日。以為邱壑中之人也。嗚呼。此土一邱一壑。娛我視聽者。皆非君

侯之賜乎。矧又君侯憫吾老，貸以多暇，使得優遊以養閒焉。何憂羈絆之未全脫哉！賴有葛烏石所書賜閒二字，乃裝潢以匾之樓頭，遂以為名，示不忘本也。吾遊閒自是始，惡能無記乎！亦惟殘喘無幾，無奈其太晚也耳。戊辰十一月。按戊辰寬延元年也。時栢山六十九歲。栢山寶曆三年癸酉四月十六日沒。歲七十四。葬於松本城北之真觀寺。所著有本藩系譜、韓使贈答集、戊午紀行、咸南塘兵說、小解、武經教令、小解、多湖氏遺訓、秋乃山道、栢山集、全和歌集。

多湖松江

名宜，字玄室，一字昌藏。又以為通稱，號松江一號。文鳳陳人，美濃人，仕于松本侯。

松江栢山之長子，稟資清朗，早學家庭，十歲誦讀如流，十二三歲講說四書，殆若老成。又賦詩屬文，盡有機軸，及其成立而經明行修，學術之精不減乃父。松江僅踰冠童，以父祖蔭補儒貢，後襲職服事四十餘年矣。栢山有男玄室，喜初仕，詩云：有子從官家有華。龍門浪暖映桃花，君恩此日擊鮮宴，使我春樽醉九霞。

松江壯年遊學江戸，入于林榴洞門，講習經史，業成術

精專以教授。松本提封。闔州嚮風。文行之士。繼踵而起。當是時。物護園修辭之說。盛行於海內。松江深厭惡之。以為浮薄喧噪之習。不交其徒。確實自喜。以育礪才鋒。養就英器。為己任。
寬延戊辰。韓使來聘。松江時歲四十。在江戶。酬應賓館。蓋父栢山以文詩。與韓客贈答不一。松江頗有詩名。有或妒忌其才者。非斥之曰。與韓客交勸者。皆為求名也。松江聞。不敢校。自若曰。有甚益於我。更無抱慊之色。最後竟與其人交。遇之尤謙遜。其人赧服。稱為有長者之風。

松本庠。贊曰。崇教館立。師長置。生負絃誦之聲。至今甚盛。松江開業。始制學規。世掌誨督。今之文學名。謹字公信。號貫齋。松江之玄孫也。蓋自春菴以學術起身。師表於此。箕裘相承。不墜家聲。世濟其美。實世之所希也。

貫齋向因亡友鈴木舜弼。名。松本儒官。通殷勤於余。以其所編輯七千卷書目。被示。懇索余之一言。蓋其家至今八世。除庠贊之所收集者。其所儲藏古今典籍。七千有餘卷。無一重複。與庠贊有無互易。資以誦讀。便於考援。一藩子弟以倚賴之。其舉始於松江時。遺

惠後世。洵是不鮮。歎誠之意。可以嗟賞。余應其索。作序。詳言其始末。文頗長。故不贅于此。

江北海詩史云。松江家世以醫。仕松本侯。而專以文藝著稱焉。松江性資徵實。殊尚氣節。竊慚食糈於方技。侯知其意。使嗣子玄室代松江為侍醫。更命松江為儒學教授。蓋特恩云。今按多湖氏世之所謂儒醫者也。栢山恢弘先業。松江能紹述之。父子文藝之名。傳流一時。北海與之友善。其所記當時之實錄也。今時之人。自儒入醫者。至衆。自醫入儒者。極寡矣。蓋自儒入醫者。利祿之意。沈淪於髓腦。而不能不從時態。俯仰其間矣。嘗以此語人。或難之曰。然則入醫者。盡為利祿。入儒者。盡為道義。豈其然。余對曰。儒醫之稱。固存于其人。不能精方技治療。而僅讀四書五經疏釋。自稱以格物窮理之儒。其頑愚可笑。不能通文獻制度。而纔誦傷寒金匱註解。自許以回春濟世之醫。其疑可愍。然稱醫者。雖可愍。其所為。不過賣藥貪重貲。其罪小矣。稱儒者。大異於此。高談周孔之懿訓。深辨程朱之遺說。攀附萬端。取容於世。其姦黠可惡。而以此食重糈厚祿。敖然居教授侍讀之任者。世恬不怪。其罪大矣。松江有所見歟。尚氣節之言。真不虛矣。

松江與肥後儒負秋玉山情交最厚玉山從其侯駕祇
役江戸寓於龍口邸舍松木侯邸在吳服門內松江
祇役必在于此其寓居至近文詩往來殆無虛日玉
山善飲松江不甚好酒玉山嘗賦將進酒一篇贈松
江其詞云將進酒賣圖書沽得流霞萬斛餘將進酒
炙蟹螯且歌且酌意氣豪將進酒君勿辭百年無復
少年時終古功名皆灰土何如手中金屈卮君不見
孔子子路飲百千清爲聖人濁爲賢又不見經稱無
量詩既醉醉來肝膽涵天地秦皇漢武惜朱顏欲修
神仙鬢徒斑滄海浪惡魚龍鬪渺茫不見蓬萊山蓬

萊山在何處只在咫尺杯酒間秦皇漢武不知求枉
使才子入滄洲君勿辭將進酒醉中日月如虬蟉大
澤蛇分興大業古嶽蟲死散積憂一錢入手須取醉
何必百錢問沈浮此詩載松江所編有和詩英中今
刊行玉山集不載之故附之

安永三年甲午十一月廿日沒歲六十六葬於先塋之
側所著有雜劇字解夏間隨筆視聽隨筆今獻詩英
有和詩英遺簪集全續集松江集全和歌集等其他
學庸近思錄纂釋未全成云男名蘭字玄室號明山
稱泰藏襲祿

富永滄浪

名瀾。字子源。號滄浪居士。通稱左仲。近江人。

滄浪家世居近江淺井郡國友村。父祖皆爲銃工之業。受俸於官。所謂鐵炮鍛冶國友氏者也。自幼好學。不欲爲家世之業。常閉戶讀書。使弟房恭繼世從事於鍛冶。別居于鄉邑。授徒。

滄浪雖生僻邑。無明師之資。天稟俊爽。能通經義。其於漢唐之傳疏。宋明之集釋。極其所淵源。而闡發孔孟之遺經。今讀所論著。徃徃與近時之清人之所言符合者不一。天若假之年。其所期不必止于此。

滄浪與野東皋

名公臺。字子賤。種箕山。名濟。字元民。皆彦根人。

交誼宥密。

而屢相往來。講論經史。數歲不輟。其所見遠出于二人上。二人深竒其爲人。爲不可企及。大田錦城嘗讀其遺文。嗟賞其識見之卓絕。惜乎世未及知之。爲余言。

滄浪折衷衆說。編著經解。易書詩論語孝經。皆有彙注。未全成書。亦疏其所見。著古學辨疑一書。專爲伊物二氏論其得失。辨駁之至當。考證之精核。諸家之所未言及。識者皆偉之。

安永中。彦根儒負龍草廬。以滄浪之書未梓行。換改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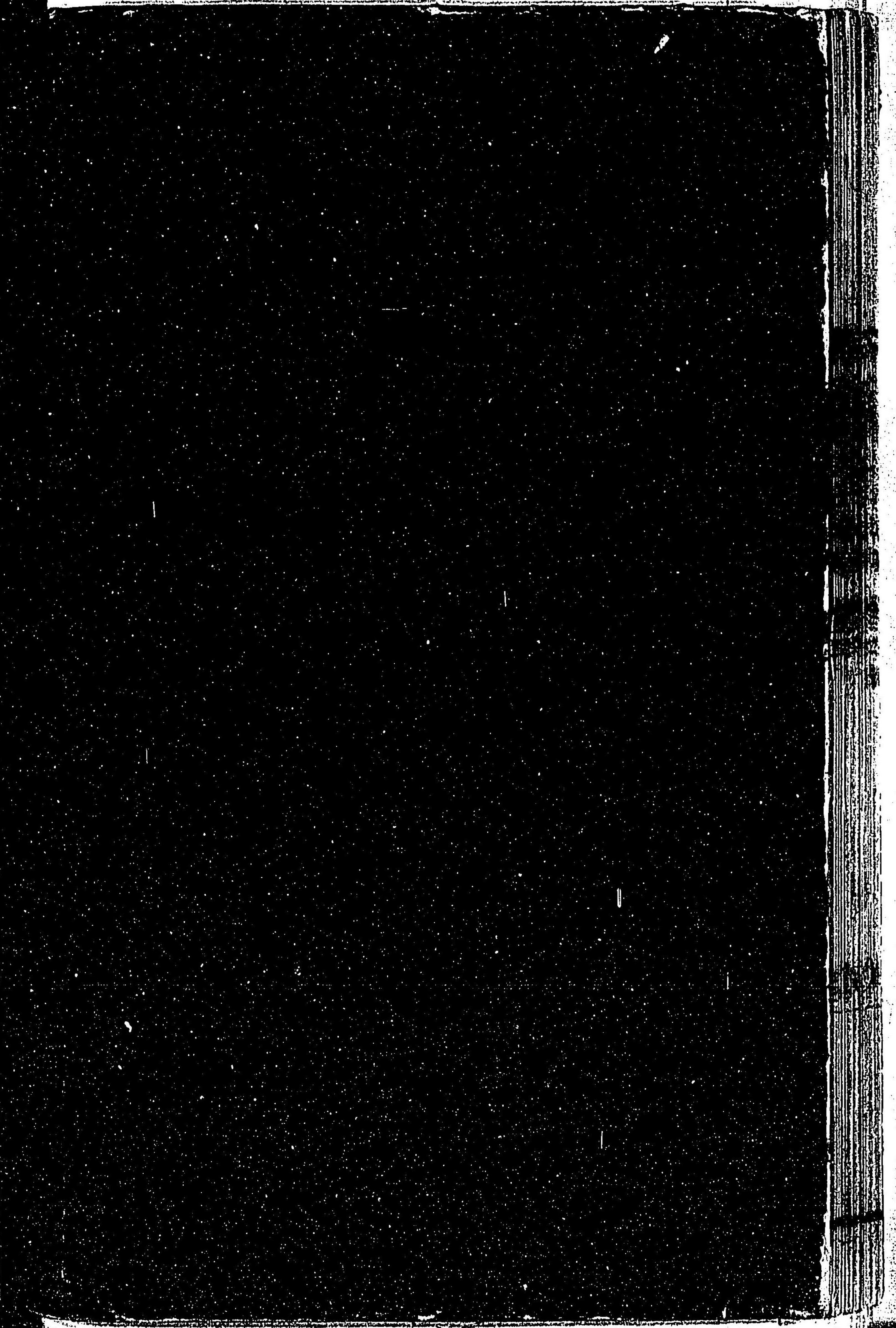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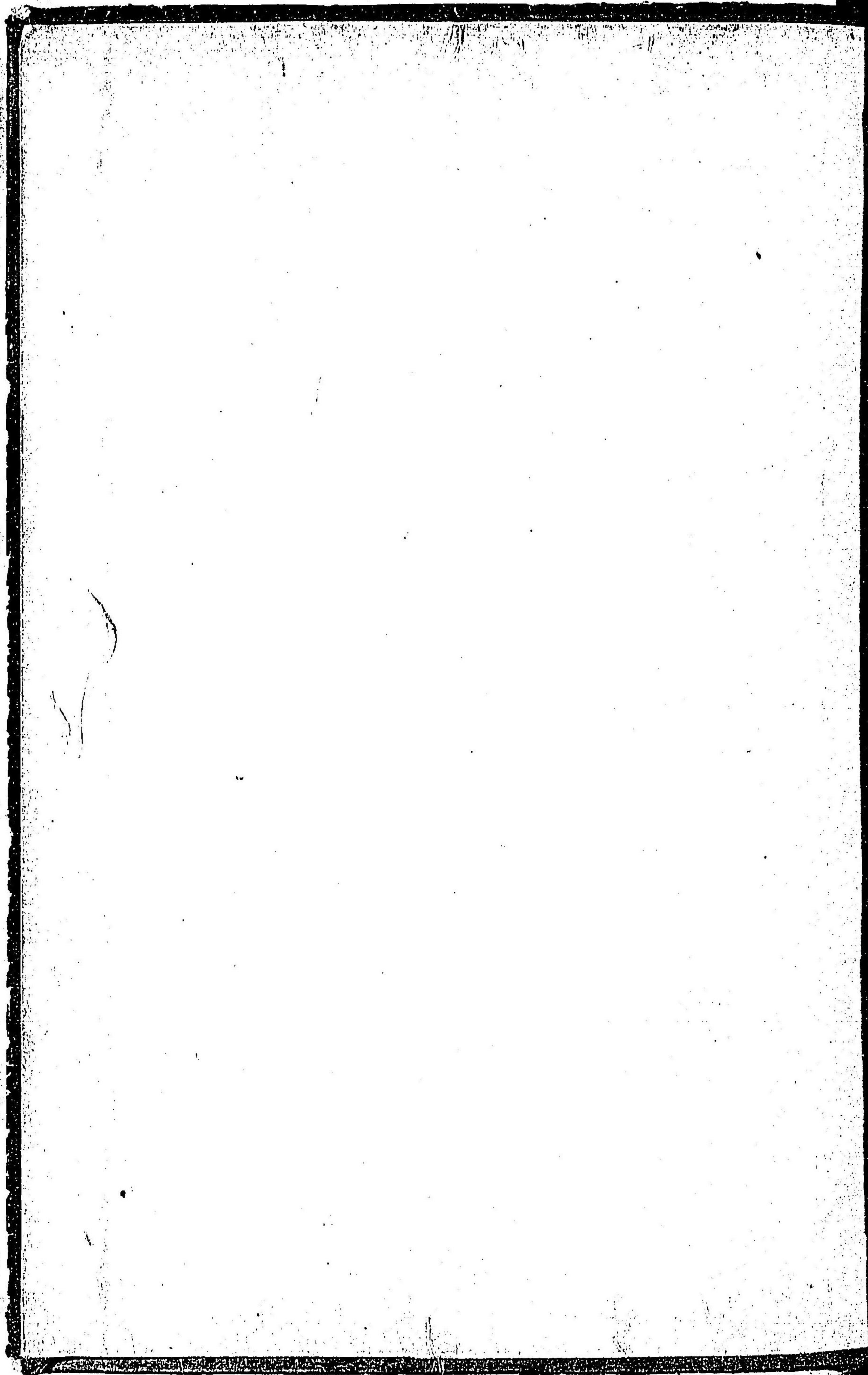
題竊為已著誣以為滄浪剽襲草廬之說其詐欺可惡無幾不攻自破草廬不能安其身託病告老去野東皋作古學辨疑序其中有言云嗚呼子原生於僻邑研精覃思作為此書壯年夭折其名未顯於世身後不幸遭搶奪之禍又從蒙誣誰弗為嘆哉然識者不可欺實跡不可掩天下公論不可泯也今也往往人傳此書能識子源其冤始明矣向者平安猶餽敬示刻本古學辨疑二卷又被致滄浪事跡因亦得其詳翁之言曰寬政丙辰仲冬余始讀龍君玉名典二論主論古學平實明暢雖間有差失辨伊物二氏得失最得其實與其平生議論大有徑庭其長子龍世華序云家君壯歲艸此編命曰說名失之多年百方求之近得江北他人竊為已著變改書名字句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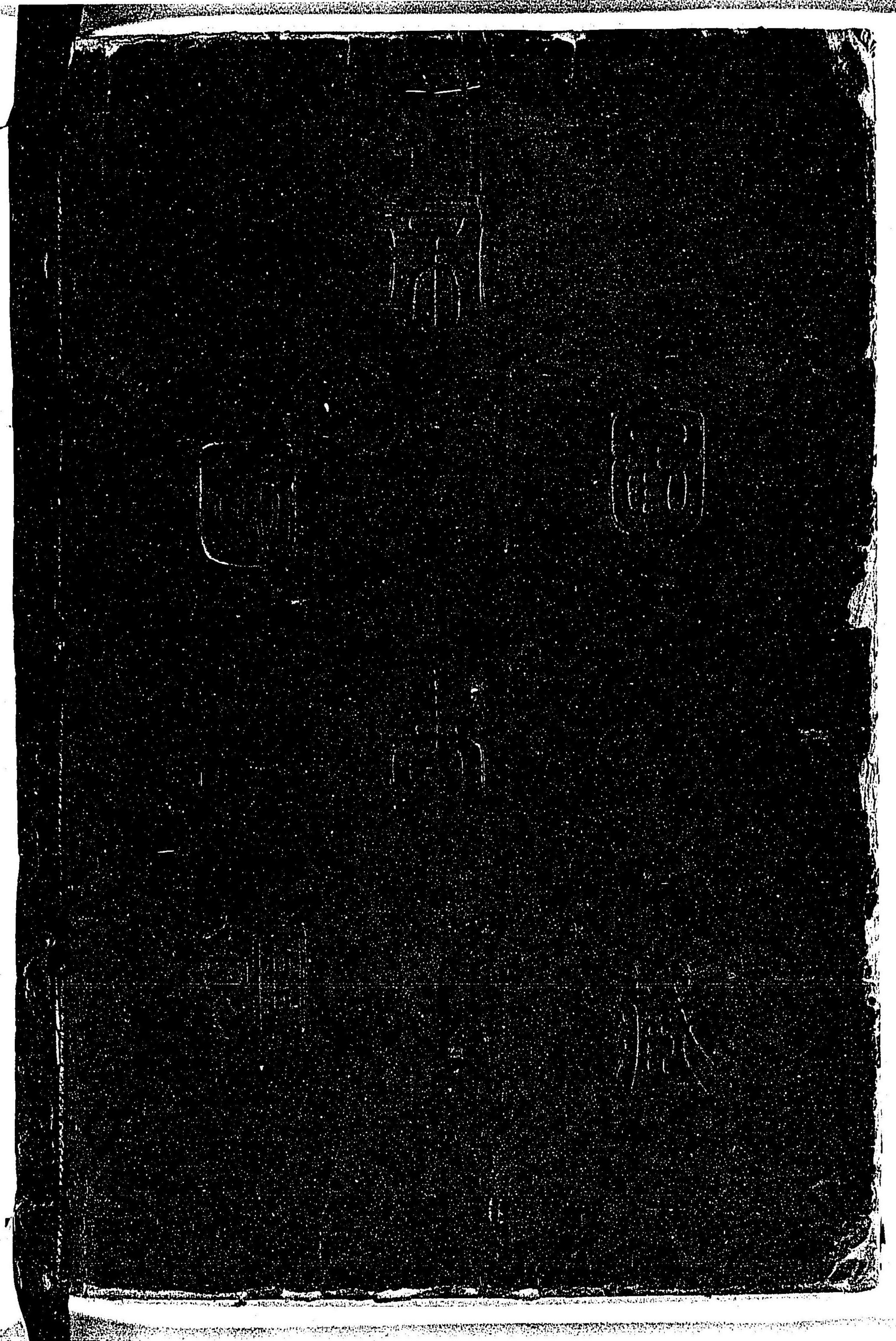
亦有出入茲謀之巧郭象之莊子不啻余謂君玉壯歲能艸此編至及者芥不能復作百方求之者何也意者當時於江北得見此書而幸其人之物故掠之為己著更改其名少竄入其言云爾所謂竊謀之巧郭象之莊子不啻君玉自道也又其少子龍世文云家大人命伯兄及世文旁附國讀如左有錯誤讀者訂之余謂二子親在膝下當就乃父訂之而反乞正於他人者何也意者其得寫本頗多闕謬不能補正漫為句讀往往失文義已亦不能無危疑故委之於兒云爾真是竊鈔掩耳者也又焉得欺人哉且其所刊艸廬集多竊鈔原龍鱗孔文雄二家遺詩則世人之所共知也宜乎雖其門人亦不敢信此書也斯書而著此書為人所奪埋沒其名然其跡以茲人發矣其人去今不遠余按索原本以表顯其人其文政乙酉遊江北主迂村于安家講經二旬其弟敬甫示此書曰吾鄉先輩富永子源所著源沒後十年彦根龍公美剽竊此編分為二書曰名詮典詮梓行于世子源友人憤之寫本以示野東皋與子源有舊作之序明自其冤於是公美逡巡遁去然以原書不顯于

世實跡未甚明吾輩久欲上梓以傳布四方余遽然
曰果有是哉余求此書已舊矣不意今得見之若
其舉則余為之序可以明白其實後子源之姪其男
教持致子源手筆源本請余校正乃與子安之弟子
綽謀附之削刪安永乙未君玉竊刻此書至今甲
午正一紀世論伊物者不一而足今刻此書為遼東
豕雖然宗族鄉黨宿憤不已遂及此舉可以快鳴
呼子源早歲已有此學識不幸而早世若假之以年
其所至豈可測量哉

明和二年乙酉八月十九日病瘵而沒歲卅三葬於村
之因乘寺所著有經說稿所謂十卷古學辨疑二卷
雞肋集四卷

先哲叢談續編卷之八終





132
SU
68

先哲叢談續編

三四